

汤瓶鸡 醉齐溪

郑凌红

风一天天地凉了,日头一天天地弱了,秋风渐入佳境,晚归的心情不自觉提前,对一日三餐似乎有了新的期待。早饭到午饭的时间似乎很短,思绪要应付案头,总得集中,午饭时间因此显得匆忙,单位食堂,自家厨房,路边小店,都是打卡果腹的便捷选择,不对味蕾提出高要求。下午“搬砖”,承今启明,仍需用心。到了晚饭的点,最接近传统的正餐概念,似乎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我安慰一番,对大众也基本覆盖。尤其是到了周末,总想着小聚,吃点好的,新鲜的,特别的,好久没吃过的,大家都期待的。

汤瓶鸡就这样从脑袋瓜子里冒了出来,一提议,众人立马同意。目的地,几个人也是心照不宣,想来谁都有可能熟悉,与店家有过交集,只是划过的岁月线有长有短。

心理学上说,有些食物是让人兴奋的,充满了愉悦感。水果有香蕉,家禽有鸡肉。对鸡肉的记忆,我们都很深刻。小时候,看父亲在厨房门口杀鸡,用菜刀对着鸡脖子一抹,就扑腾在地。鸡血被装在碗里,当场咕咚咕咚喝掉,母亲说这样吃,补。长大后,经过大江南北,一道道鸡肉菜被刻在了肠道里,随时被搜索、提取、回味。有东北的小鸡炖蘑菇,重庆的辣子鸡,新疆的大盘鸡,还有广东人餐桌上少不了的白切鸡、脆皮鸡、花胶鸡……可谓无鸡不成宴。除了整只鸡,鸡的各个部位也能单独成菜,比如鸡翅,鸡腿、鸡胗、鸡爪等等,一只鸡带来数不尽的体验。最忘不了的,是湖州的鸡爪,大名鼎鼎的“周生记”招牌。排队等鸡爪,一装袋就手抓啃,在大街上旁若无人,低头缓行,乐在其中。

如果说鸡爪最好用来当佐餐,那汤瓶鸡就是当之无愧的正餐大菜,它是对寻常生活的慰藉。我们要找的美味,在开化的北面,掌勺的师傅是齐溪岭里人,饭店在马金镇通往齐溪

镇的途中,名曰:途中饭店。在车上,心里默念着汤瓶鸡三个字,口水来回吞咽,身体在车上随路面微微起伏,这个被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总导演陈晓卿说起过多次的饭店,成了很多人情愿地等待,甘心预约,眼巴巴地期盼。

有了盼头,路便不远。见到了熟悉的店名,老板余身和照旧在屋子里忙碌,他的妻子是他最好的帮手。多年前,他的书法在县城陡然扬名,被笑称是厨子中书法最好的,书法中烧菜最好的。他是两者欣然接受。古稀之年的他,汤瓶鸡是三代人的交接传承,从爷爷到父亲,再到自己,光阴流转,唯一不变的是那股子极致用心。他说,奶奶从水岸边捡起的汤瓶炖饭煨鸡,香味吸引了邻居,留住了教书先生,留下了“孝廉方正”的故事,口口相传,影响了很多。爷爷和父亲留下的汤瓶,也成了他的风味“神器”,不会轻易拿出来,也不是一般人能看到。没想到,这却成了影响很多人胃口的引子。

汤瓶鸡,他总是一个人出马,有一种独门秘籍的潇洒从容。堆积成山的木柴,烧成“螺蛳炭”,这是汤瓶鸡最原始的动力,凤凰涅槃的撒手锏。当然,鸡是最有底气的资本。屋后有山,空气新鲜,散养其间,空间大,运动量大,鸡脚细长,漂亮光滑。除了吃虫子,只喂粮食,这保证了肉质的紧实和鲜嫩。现杀的鸡,开水脱毛破肚,倒挂流干血水,不掉水,用干净的毛巾擦干,炭火盘上是汤瓶,也是练功的秘境。这个功夫,就是火候与时间。几片生姜锅内先过水,加几个辣椒,和鸡一起放进汤瓶一次性加满水,高温炖一小时,后用炭灰盖住火,加盐慢炖两小时,末了大火快烧,起瓶上桌,趁热开吃。

一勺汤入碗,鸡肉随后而至,吹



汤瓶鸡

气,鸡香四溢,猛然入鼻。捞起一勺汤,嘴唇贴着瓷边,黄黄的视觉,浓浓的嗅觉,醉醉的感觉,撮一口汤,咬一口肉,原汁原味,嫩滑不柴,鲜味绕舌。再看,碗里有一层油,点点若黄花,又像是光粼粼的湖面,双眼都沉入其中。

画面像碟片被快退,八仙桌,众小菜围绕,中间一四方木块垫在桌子正中央,锅盖打开,家人围坐,灯火可亲。爷爷叫我们多吃菜,奶奶夹鸡肉往碗里送,父亲叮嘱着母亲也浇点鸡汤,这样更下饭。而彼时的我已经知道,他们是想把鸡肉多留几块给我。

那一天,我照旧用鸡汤浇饭,整碗饭里因为有了四溢的鸡香,嘴唇的贴近,牙齿的过滤,食道的流转,胃里的翻腾,竟和儿时神似无异,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简单的纯粹的那种美好,而生活也瞬间有了吉祥如意的感觉。

幸福有时候可以很简单,当你愿意在某些时刻慢下来。一口饭,一口菜,一勺汤,岁月忽已晚,恍惚入齐溪,不舍归期。



那年我是新兵

邵国有

1985年10月一天下午,我第一次穿上了橄榄绿的军装,胸前戴着大红花,在心情激荡中,辞别了我的父母兄弟和故乡亲人。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辗转颠簸,第二天晚上6点左右抵达新兵驻地。三天后与来自不同地域的兵员混编后,就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生活。

军营营房是排列整齐的红瓦房,散落在桦树林中,营房门口还有条护城河。我的班长是河南郑州的,大家叫他“大胡子”班长。副班长是浙江温岭人,个子不高,但精神头、工作劲头很足,所有的训练都由副班长带领。

新兵的第一个训练科目是内务整理。宿舍内的所有物品都必须是方向一致、整齐划一的,毛巾、牙刷、牙刷、背包、鞋子等等,而叠被子才是部队内务整理的一项重要内容,被子必须叠成棱角分明的“豆腐块”,且每面都不能有皱折,此事看似简单,却不容易做好,尤其是新被子,很难成型。班长手把手地教,新兵需要不断地练习才能做好。这是军人的基本功,不下功夫可不行。

最考验人的是队列训练和射击

训练。我们入伍的季节是冬季,忽而北风呼啸,忽而寒风来袭,忽而大雪漫天的。训练最紧张的时候,在凛冽的寒风中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的队列训练;在冰冻的泥地上从一趴下到站起来,结冰的地上就留下一个人形。很多人手冻肿了,全身到处是冻疮,但无论多苦多累,大家都咬牙坚持,没人退缩。

最令人心惊肉跳的是夜间紧急集合。经过一天的紧张训练,当大家都进入梦乡时,几声急促、清脆的哨音划破夜空,大家在睡梦中被惊醒。摸黑穿衣、打背包,迅速跑向操场集合。开始的几次,有没系鞋带或手上提着鞋子的,有没穿袜子或只穿一只袜子的,有穿反裤子或扣错纽扣的,有被子散架或抱着被子跑出来的。在众人面前狼狈出丑,很没面子,因此,新兵们对于紧急集合相当得紧张,夜间窗外有一丝风吹草动,就会条件反射地坐起。

紧急集合有不同的形式,营、连、排都有组织,我在新兵时经历的紧急集合总次数已经记不清了,有时一夜拉3次,大半宿都没能睡好。

三个月的新兵生活,有几件事是我记忆深刻的,一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,总能在部队的广播中听到我写的

广播稿,训练特有劲;二是连队组织的联欢晚会,我有一个口琴独奏的节目,记得我吹的是《十五的月亮》,在大家的鼓励和好评中,又加吹了一个《望星空》,也在欢乐的气氛中淡化了新兵对家的思念;三是新兵训练结束工作总结中,我受到了嘉奖,这是新兵连中能够给予的最高荣誉。

军人的素质都是练出来的,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,练队列、练体能技能、练长跑,内练一口气,外练筋骨皮。艰苦的训练磨炼了意志,强健了体魄,增强了耐力,也练出了耐心;严格的训练,使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“新兵蛋子”,都成了合格军人。

转眼三十多年过去,弹指一挥间,回顾这些年来,我能够在风雨中前行,应该得益于军旅生涯的这段宝贵经历,特别是新兵营的那个大火炉的锤炼,使我从一名普通的社会青年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战士,也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



母亲乔迁记

姚小依

2022年农历8月19日,这天,91岁的母亲乔迁新居。

按传统习俗,乔迁新居在凌晨十二点后方可施行。晚十点左右,我们兄妹六人和三个小姨,驱车赶到山甸梧桐苑。母亲是临时安置在这里居住的。

1999年,母亲和继父靠平时省吃俭用积攒下的6万余元,在城东买了一幢70多平米的商品房。一晃到了2019年,城东小区开始升级改造。拆迁工程启动,母亲虽然对自己入驻二十余年的旧居有点难舍难分,但她毕竟年轻时当过干部,有大局观念,当工作人员上门征求母亲意见,并详细耐心地解说拆迁有关政策时,母亲爽快地签了约,还拿到政府的奖励款项。

今年8月的天气特别酷热,即使到了夜半暑气也难散去,母亲临时安置房里的空调已移装新房,只有一台落地电风扇还留在那里。我们拥坐在并不宽敞的客厅里,尽管把电风扇的风力开到最大,还是感到身上闷热难受。好不容易熬到十二点后,大家就按事先分工各自携带上乔迁新居所备下的物件,一行人依序上了车,告别母亲入住近三年的小区,迢迢来到城东双溪景苑。

双溪景苑坐落在古溪、芹江溪结合部,宽敞的街道两侧已矗立起十几幢高楼,据悉可入驻回迁980余户,最高楼层为28层。母亲的新居靠街道左侧的第7层,和城东居委会隔街相望。沿街商铺林立,华丽的芹江大桥人来车往,是个繁华热闹的黄金地段。母亲新居格式为三室一厅,有大小两卫生间,厨房设计在走廊旁侧,统一使用燃气,房子面积有95平米,装潢简雅易雅观。除窗帘布、电视机、电视柜、淋浴器等是我们兄妹掏钱置办外,其房子装潢等均是母亲自掏腰包。

我移步在阳台间,霎间一缕缕凉风迎面吹来,顿感心旷神怡。凭窗眺望,只见远处的山脉隐隐若现,美丽的凤凰山宝塔近在眼前。仰视苍穹,满天星斗闪烁,霓虹灯光相映,别有一番韵味。

“哇,大姐,您真是有福呀,一个人住这样的房子里真是如住天堂。愿您多享几年清福。”三个小姨不约而同发出这样的祝贺声。

“是呀,我要是不托共产党的福,哪来每月2600多元的养老金?要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好,哪能置换这90多平米房子,还拥有一个地下车位这样的好事?我地下车位找补和房子装潢共支付了近10万元,都是政府每月发给我的养老金里抠出来的,没要过子女一分钱。”母亲噙着兴奋的泪花告知三个小姨娘。

说到勤俭持家,母亲堪称楷模,她每月生活用水不会超过两吨,每次洗脸洗脚水她都会倒在桶里积贮,然后用来冲卫生间;房间里虽装了空调,也只不过是摆设,不轻易使用;母亲一日三餐剩饭菜舍不得倒掉,遇喜事或节日里兄妹们到饭店会餐,吃不完的菜肴她都会打包带走。平时除了我们子女给买点菜蔬,估计母亲的生活费每月不会超过200元。这次搬迁新居,我们劝她那些旧物件弃之重购,费用由我们做子女的垫付,她坚持不肯,说这些旧物件伴随她风风雨雨这么多年,是有感情的。母亲甚至为一个大衣橱,竟拿着一根量好大衣橱尺寸的线条,几次从山甸梧桐苑跑到城东新楼房的电梯间丈量。我们做子女也感无奈,只得听凭母亲,花了两天时间将母亲那些视为珍宝的旧物件搬进新居。三个小姨娘看到这雅致的新居里陈设着这些不太相称的旧物件,说母亲思想太陈旧落后,母亲淡然笑了笑。

“人逢喜事精神爽”,91岁高龄的母亲,这几天为搬迁新居忙活得有点乏累,但看上去精神状态良好,满脸红润。晚上,为庆贺母亲乔迁之喜,我们兄妹在金谷酒家摆两大圆桌宴席,四世同堂。席间,大家频频举杯,祝“母亲、奶奶、老太幸福安康,长命百岁。”即兴之余,我吟诗一首:“阖家欢庆喜洋洋,慈母乔迁老少忙。旧院妆成新别院,简房置换电梯房。小区舒心心情好,高龄无忧饭菜香。新政佑民添福寿,举杯共贺聚华堂。”

